



张化桥：全世界普惠金融的失败



意见领袖 | 张化桥 (知名金融、投资研究专家)



中国的次贷（小微信贷、普惠金融）的高峰期在 2010-17 年，比亚、非、拉国家晚十年左右。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政府对此类外国投资者的限制。而中国只是在 2009 年才大量批准成立小贷公司。其实，在另外的第三世界穷国，这个行业已经于 2009-10 年就爆雷了。只是国内媒体报道太少而已。

标志性事件包括：

(1) 2011 年 3 月，孟加拉国政府从格莱珉银行开除了尤努斯，列举了两个原因：他的法律问题和违规行为（挪威政府基金曾指责他挪用资金），他到了退休年龄。

(2) 在此前两年内,厄瓜多尔的人民起义,全部都拒绝归还小微信贷,并封锁公路,政府支持了借款的人们。小贷公司亏光了。

(3) 此前的两年,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大量欠款人自杀、起义。印度一个州 Andhra Pradesh 政府颁命,要求所有的小贷公司只能回收贷款,不能再放款。采取的形式是逼着它们重新登记。由于它们不能再放新款,于是借款人也拒绝(或者无力)归还已有的债务。整个行业在这个州全部死亡。

深切地感受着中国次贷金融行业的痛苦,我们认真读了3本2012年出版的关于普惠金融的好书。本章不求系统性、完整性,只求简单介绍其中两本书中与中国相关性比较高的内容。

Hugh Sinclair 在非洲和拉美几个国家的普惠金融机构和荷兰的普惠金融基金公司工作过几乎二十年。他的结论,我们大致归纳如下:

(1) 世界范围内的普惠金融(包括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都是以支持微型企业家(穷人)为口号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借钱人都把钱用在了消费上。钱在同一个口袋里,怎么分得开呢?而且,穷人的生活坎坷多,动不动就遇到了困难,怎么能保证买米的钱不打酱油呢?

(2) 并非每个穷人都会经商、愿意经商、经商能成功。微型企业大量重复、同质化竞争,很快就把那丁点可怜的商机变成了红海。

(3) 任何企业都有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微型企业无技术、规模不经

济、承受不了任何风险，因此死亡率奇高。

(4)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穷人用那么高的利息（比如年化 20%以上）借来的钱满足消费欲望，会不会在贫困的陷阱中越陷越深呢？最终的结局是大面积违约，既伤害了借钱人，也伤害了放贷者。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是小微企业贷款在授人以渔的同时把借款人锁定在债务之中了。

(5) 穷人不被银行所覆盖，必有经济原因。那些抱着浪漫和民主情怀的普惠金融人士想填补这个空缺，但很快就发现了什么叫基本面。

(6) 储蓄是脱贫的必要条件，虽非充分条件。克制消费欲望和消费性借贷是国家繁荣和家庭繁荣之必需。

(7) 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是打工，而不是蚂蚁般的重复性创业。大工业化是社会脱贫之路。在这一点上，韩国成功了，中国有了一些成功，但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失败了。

(8) 储蓄不光是一个文化和习惯问题，也受到基础设施的影响。政府应该创造条件，帮助穷人克制消费、增加储蓄，付给他们公平的利率，才是真正的积德。可惜的是，那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良心大大的坏了：不断地以通胀的方式剥削贫困的储蓄者，而且让人们失去了储蓄的兴趣和动力。这让贫困得以固化。Hugh Sinclair 讲了一个实在的例子。非洲很多地方的农民要步行二十公里才能找到一个银行分支机构，这就不利于储

蓄。把那么辛辛苦苦挣得的钱放在家里，自己和配偶一不小心就把它花掉了。人总是需要一个东西来抵抗诱惑的。

学者周琼在一个题为“随经济发展，小微企业占比会减少吗？”的财新博文中说，发达国家的小微企业在所有企业中的比重跟穷国差不多高。她得出结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降低小微企业和自雇人员的比重。我们完全不同意她的结论。原因是，

(1) 穷国的大量劳动力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比如，那些站在马路边希望你提行李、擦鞋，打扫卫生、做装修的劳工，还有农村的闲置劳动力根本不是“小微企业”或者“自雇人员”的统计数据的一部分。因此，穷国的数据低估了事实。

(2) 发达国家有大量的软件开发人员（码农）、医生、律师、自媒体、各种经纪人员选择自雇，或者开办小微企业。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可是，穷国的小微企业和自雇人员往往是被迫的。如果能得到大企业的稳定工作，特别是成为公务员，他们立刻就可以放下目前的存在。所以，怎么可比呢？

她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承认：

发达国家的“20%的小微企业是为了追求自由，希望工作和生活达到一种平衡。大部分小微企业属于熟练工匠型，占比在 70%左右。例如，律师开办律师事务所医生开办诊所，手艺好的人开店帮人打家具，会照相的

人开办婚纱照相馆”。

储蓄的妙处

在非洲很多地方，储蓄者不仅不得利息，而且还要反过来给银行（或者互助协会）支付相当高昂的费用，保管费用。很多小额贷款公司也可以合法地吸收储蓄。即使这样，作者也认为是积德的，因为贫穷的农民最终有了积蓄。这是脱贫的关键一步！

1991-94年，张化桥在澳洲的堪培拉大学当讲师时，一个老讲师退休前才付清他的23年期的按揭贷款。他高兴地说，每个月让银行从工资中自动优先扣除按揭的本金和利息，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逼迫自己只能在剩下的钱上做预算。否则，“我到退休时也攒不了一分钱。今天多喝一杯啤酒，明天买件夹克，钱就没有了”。这是一个简单而难忘的故事。不仅是穷人，甚至中产阶级都需要一个强迫自己储蓄的东西。

小微信贷和消费信贷（不管是低息，还是高息）都是合法的生意，就象卖烟酒和化妆品一样，就是一门生意，不可将它浪漫化。

政府真正想帮助穷人脱贫的话，就必须创造大量的、稳定的工作机会。大工业，也只有大工业，才能做到。在发展中国家，就业压力本来就大，而人工智能及自动化的未来又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使得大量的、稳定的工作机会愈加重要。

2009年9月22日，世界上主要的普惠金融的基金公司和资金提供方

(BlueOrchard, responsAbility, Triple Jump, Calvert Foundation, Kiva and Deutsche Bank) 发了一封公开信, 敦促尼加拉瓜政府维护法治和金融秩序, 保护契约, “以便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为尼加拉瓜人民谋福利”, 这里, 问题的关键显然不是法治和金融秩序。当穷人被高利贷剥削得没有出路时, 起义不是很正常的吗? 法治只有当人们解决了温饱之后才有可能。书中说,

The MFIs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panicked, and the funds were powerless... They returned to their investors, tails tucked firmly between their legs, and started making up excuses about the “ever-present risks of len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Their investors just sighed, figuring that this was just part of the lending to the poor, without much understanding of the idiocy that had actually taken place...

战乱后的尼加拉瓜只有五百多万人, 但是 2010 年前后, 普惠金融机构逃避当地政府的利息上限 (太容易了), 发放了五亿多美元的所谓普惠贷款, 大量穷人在循环贷款中爬不起来了, 只好起义, 庞氏骗局结束了。普惠金融机构安排让警察逮捕 Jalapa 市的 30 个欠款人, 激起了暴动。人们封锁了十公里长的泛美高速公路, 示威游行。市长 Omar Gonzalez Vilchez 表示支持欠款人。全国的微贷欠款人都拒绝还钱。奇怪的是, 为了选票, 各地的政客都选择了支持穷人。整个国家的微贷企业死光了。他们主要的

资金来源于瑞士和荷兰的一些基金。

It was the poor, their beneficiaries, who had rebelled. The same people who had featured so prominently in their own websites and marketing materials.

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一直没有成为世界普惠金融机构的主战场。我们能想到的只有三个机构。一是北京的中合农信，二是在内蒙古赤峰市等地的 Accion International。三是巴黎的 Microcredits 在成都和绵阳的美星小贷。

在欧美，有些非盈利组织的众筹网站，比如 Kiva.org 和 MicroPlace 专门为穷国的普惠金融机构/小贷公司筹款。欧美的很多老百姓轻信他们的宣传。可是，由于坏帐多、费用高，这种网站的资金成本一般很高（10%以上）才能生存下来。而它们所支持的那些普惠金融机构/小贷公司经常把放款利率定在 50%以上，甚至 80%以上。这样的高利率是发达国家的善男信女们所不知道的，也是这些众筹网站不愿意承认的。

很多机构支持众筹网站以众筹捐款 与任何机构 摩根大通银行 谷歌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3490

